

画家朱新建的阳羨缘

| 笑阳 文 |

我与朱新建相识、相知，到成为挚友，属偶然中的必然，或许是天意，或许是命中注定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值得记忆的故事。

一

朱新建，为中国当代新文人画领域最具争议的一位画家。

朱新建祖籍江苏大丰，出生、成长于金陵，人称“朱爷”，自称“脂粉俗人”，但笔墨不俗，皆具情趣精神，他用生辣的线条画光洁如玉的美人意态，缠绵妩媚动人，画花鸟、人物与山川气象，笔墨恣肆，禅意氤氲。

我和朱新建第一次见面，源于2001年春夏之交的一次无锡梅园笔会。当时一位地方领导委托我，去南京邀请画家来无锡，那时我对南京一部分名画家还不是很熟，就委托当时的江苏国画院副院长胡宁娜代为联络。一天，我如约去南京接五位画家，其中就有朱新建。其他书画家西装革履，相比之下，身穿老头衫，脚着一双拖鞋，裤腰带拖到脚后跟的朱新建则显得有些滑稽。

笔会上，书画家们挥毫创作，我在一旁观摩，正想离去，却被胡宁娜喊住了。胡宁娜向我介绍在场的画家，我和他们一一打着招呼，大多是陌生的面孔。这时候，一双有力的手握住我的手。我抬头看到一双真诚含笑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透露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正是那位邂逅画家。他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朱新建，听说过你的名字，你扛枪当兵、写过诗，我在军营里也有一些知心朋友、书画粉丝。”我微微一笑，算是做了回应。从闲谈中，朱新建得知我是宜兴人，便亲近了许多。朱新建很是随意地说：“宜兴是个好地方，紫砂壶的名气很大，也盛产茶叶，也有茶的绿洲一说。我相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去浙江湖州，会会老朋友费卫东，车过宜兴境内，会到山里的茶舍品品阳羡茶，到一望无际的茶园写生……”

说实在话，那时的我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人画，更不晓得朱新建是新文人画的大家。可以说，朱新建给我的第一印象很糟糕。我想当然地认为，这人不像是做学问的，尤其是他画画的时候极“不认真”，一心两用，画完一张后便去找人比赛背古诗，扬言谁要是记错了，就得画一张画相赠……但又感觉朱新建很随和亲切。特别是笔会结束后，我送到南京朱新建的寓所，下车时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现在我有了一位宜兴的新朋友，以后就要常去看看了。”那一景，至今印象深刻。

二

大约半年之后，我去河北石家庄，顺路拜会战友杨海宽。闲聊中，杨海宽得知我已从军队转业后自主创业，从事文化艺术传播工作，便跟我说：“你以后在从事文化艺术传播事业的时候，必须认识南京有个叫朱新建的画家。”我听了很是不解。

“认识了朱新建，就足够了，就在当下中国书画艺术界立住了自己的脚跟和位置。”杨海宽满怀自信进一步强调说。

在我的感觉中，才气横溢的杨海宽心气很高，放眼中国书画家能

入他眼帘者寥寥无几，一个不修边幅的朱新建凭什么能得到他的极力推崇？我细细地开始琢磨，不禁有些好奇。

2001年10月的一个傍晚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，按照杨海宽提供的电话号码，打到了朱新建在南京的家里。

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这样奇怪。有的人相见一辈子了，彼此之间就像湖面上蒙着一层轻纱，永远也看不明、猜不透；有的人彼此方一接触，就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，可以十分轻松自如、毫无芥蒂地彼此走进对方的心扉。

无锡与南京之间的这次夜半电话，不仅颠覆了我对朱新建的看法，而且让我们结缘，成为挚友。

我在电话这头说：“朱老师，我有一个石家庄的战友，恰好是你的大丰老乡，叫杨海宽，你认识吗？”

朱新建说：“认识呀！我到石家庄都由他接待。”

我接着说：“杨海宽说你的书画非常了得，我转业以后正好想做与文化有关的事情，听了杨海宽的极力推荐，我想在宜兴给你举办一个个人画展。”

朱新建很有兴趣地说：“你想搞就搞呗。”

我嚅嚅地说：“朱老师，我刚转业，没有多少余钱，我要五十张大一点的，五十张可以小一点的，出六万块辛苦费行不？”

朱新建肯定地回道：“行啊。只要你把画展办起来就行。”

三

20多天，朱新建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来吧！你的一百张画画好了。”我接到电话很纳闷，一百张画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画好了？对朱新建的画作水平又开始有点怀疑了。在回程的公交车上，我把一张张画翻出来看，见画面上大多是黑墨团团，还有裸体美人。当时心情糟透了，想想这画也太简单了点，在宜兴肯定不会受欢迎。

这一百张画拿回来后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把这个展览搞出来。于是，我将这批画和自己收藏的另外一批名家的画拿去装裱。装裱好后，朱新建的画感觉顿时不一样了，挂在墙上显得很有立体感和厚重感，我才感到些许希望，于是鼓起勇气在宜兴美术馆举办了“画坛奇才朱新建新作展暨我三十位友人藏画展”。

展览持续了六天，其中两天展馆停电，我买来一百支蜡烛，就在展厅每个角落里点亮一支。蜡烛光映照下，再去欣赏朱新建的画，感觉又不一样了，每天去看，每天的感觉都不一样。现在想来，当时像是着了魔一样，被朱新建的画一下给迷倒了。

四

宜兴有蓬勃兴起的陶瓷产业，也有自古闻名的阳羡茶，我又一直



喜欢中国画，尤其钟情文人画，能不能策划编撰一本融陶、茶、画于一体的文化艺术类丛书呢？我思忖着，将书名暂定为《宜兴陶、阳羡茶与文人画》。

这一想法在2005年得以实现。宜兴市农林局打算出版一本介绍本地茶的书，准备在来年新春的茶文化推荐会上使用。与我商议后决定为宜兴市农林局编写《阳羡茶》，而我主持的八面来风堂也筹划出版一本《宜兴陶与文人画》，两本书的编撰工作同步进行。

从2005年秋季到来年春天，我不辞辛劳，接连采访茶企老板，专访书画、陶艺名家。其中就拜访了我的老朋友朱新建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，我捎上几斤上品的阳羡雪芽和特级宜兴红茶，到南京江宁区二十一世纪城拜会朱新建。一来请他为宜兴茶画画、题词；二来深入聊聊宜兴茶文化。

到朱新建画室后，我表明来意，朱爷就打开了话题：“我姐夫当年从江苏省科技厅到宜兴挂职副市长，每次捎回宜兴土特产，其中就有阳羡雪芽绿茶和宜兴的红茶，我不用跑宜兴，就能品尝宜兴茶的芬芳。”我说：“以后你可以亲自去宜兴茶厂实地考察一下。”朱新建饶有兴致地大发言论：“其实要叫我讲讲喝茶，说实话啊，手边有什么茶，就喝什么茶，大致能喝就喝吧。我个人说不出宜兴茶的特点，但朋友中许多人对宜兴茶怀有好感。在生活富足的情况下，与其大鱼大肉地乱吃，还不如去喝一些好点的茶啊。喝茶有品位，能够修身养性，有百益而无一害，为什么这样去做呢？西方人喝茶很厉害。专门有一种英国红茶，加点奶，加点糖什么的，很贵的原因就是他们生活水平比较高，但是实际上喝一喝还不如宜兴的红茶。茶肯定是某种精神的一种象征，这种精神肯定是比较非物质的、比较追求精神层面的，我们通常把这种追求精神享受叫做雅或者逸，雅文化啊或者逸文化啊。饮茶是比较文雅的一件事情，含很多精神上的把玩的意义在里面，所以茶壶的造型一般来说也都有这种意思，它和饭碗不一样，饭碗是为了让吃起来方便，而茶壶让你喝茶的时候能够欣赏、把玩，喝茶中审美因素肯定比吃饭多，宜兴茶和宜兴茶壶完美结合，美不胜收。”

趁着兴致，朱新建拿出笔墨，题写“阳羡雪芽”“宜兴红茶”等书法，当场还创作了一幅东坡先生品茶图，题上款：“雪芽我为求阳羡，乳水君应饷惠山”。采访的文章和题写的书法，以及描写阳羡茶的画作，都收录在《阳羡茶》一书中，也作为我的文化艺术沙龙八面来风堂的特别藏品，永久陈列。

五

2008年元月22日，朱新建应邀到宜兴来参加一位作家的新书首发式活动，上海作家陈村及一批网友也来了。下午就去丁山紫砂厂陶艺师周刚的工作室。那天天气非常冷，快要下雪了。周刚做了三套紫砂雕塑，可是朱新建的学生“老鼠”一不小心打破了一件“西门庆”，当时朱新建稍显不悦，批评了“老鼠”。过后，朱新建便开始画画，画完之后，感觉有些累，就提早结束了。朱新建回到我主持的八面来风堂之后，还吃了一大碗排骨面，后又到宜兴城区国际大酒店休息。凌晨时分，朱新建身体不舒服，立马被送到正对面的宜兴人民医院抢救，“老鼠”立刻通知我说：“病人病情危急，要送到大医院抢救。”便将朱新建送往当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，当时雪已经开始下了，这是2008年一场罕见的大雪。幸好及时送到，不然朱新建就会有生命危险。

半年之后，朱新建大病初愈，我和周刚一起去看望他，把做好的紫砂雕塑送给朱新建赏评。他当时还躺在床上的床上，我一进门，就抓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小石，八面来风堂怎么样了？这些作品都有你的一份啊，我希望八面来风堂越来越好。”他又和周刚说：“我们之间的合作，小石功不可没，我们都不要忘了他。”朱新建尚在病榻，而且是昏迷几周刚醒过来，一见面说这番话，令我和同行者潸然泪下。

半年后，朱新建能下地一蹶一蹶走路了，闹着要到宜兴来。我驱车去南京接。他一到宜兴就像小孩似的要去茶场看看，我带上几位大学生便一同前往阳羡茶场。我本家石毅坤场长，给朱新建泡了一杯宜兴红茶，朱新建品上几口便来劲了，一定要去茶园写生，我们一行只得陪他到茶园。路不平，很难走，我扶着他一步一步艰难前行。还好，出发前给朱新建备了张小凳子。我们一个个轮流给朱新建念书，念那些朱新建自己写的文章和我俩的访谈录，还有谈宜兴，谈阳羡茶的故事……朱新建拿着铅笔，用左手弯弯曲曲在速写本上写生，画他心中美丽的采茶姑娘，画阳羡茶园的一草一木……

2014年2月10日，在微信上看到朱新建在北京去世的消息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连忙打开电脑。朱新建的妻子陈衍在“朱迷群”里发了这样一条短信：今天凌晨2点23分，新建走了！

读罢短信，我泪如泉涌。与朱新建共处的那些时光，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